

土地改革教育材料之一

地主發家史

合江軍區政治部編印

1947、9、

目 錄

- 大地主是怎樣發財的？……………一
- 樺川地主階級的初步調查……………六
- 李永福的發家史……………二四
- 樺川公勝村三地主的發家史……………三六
- 窮人的命，窮人的血汗，造成了王家燒鍋鑿人坑……………五三
- 劉家燒鍋的剝削罪惡史……………六二
- 大地主劉陞的發家史……………七一
- 惡霸地主喬玉柱的發家史……………七七

大地主是怎樣發財的？

集賢縣七月群工會議爲了加強幹部的階級觀念，和對土地改革的認識，會議對各區大地主作了初步的研究。

(一) 集賢土地集中情況：據初步調查，集賢縣擁有百垧以上土地之地主共五十七戶，但他們佔有全縣土地五一、九一五垧中之二二 六四一垧，爲總面積百分之四三、八，這僅是初步材料，還有一部份大地主因其土地分散和住在還沒有開闢工作的地區尚未列入在內，因此大地主所佔土地面積，實際上不止此數，卽以此數觀之，亦可見本縣土地集中之嚴重，而中等地主因數字太不完全，尙未計入。就現的材料，全縣大地主與全縣土地人口比較如下：

戶 數 人 口 土 地 本年耕種 已分熟地 備 考
 之熟地

| | | | | | | |
|--------|-------|-------|--------|--------|-------|--------|
| 全 縣 | 一五·三八 | 七六·六一 | 五二·九五 | 四五·八七五 | 二元·五三 | 內有三部官地 |
| 全 縣大地主 | 五七 | 五四 | 二二·六四二 | 一一·六五七 | 九·四二三 | |
| 百分比 | 〇·三八 | 〇·七七 | 四三·八 | 二四·六 | 三二 | |

從上表可以看出：佔戶數不及百分之四、人口不及百分之八的大地主，却佔有土地百分之四十三強，佔已種熟地百分之二十五弱，由此可見本縣土地集中程度是很厲害的。

他們極少數人不僅佔有廣大土地，而且佔有大量房屋、牲畜，以及其他許多產業和財寶。

(二) 然而他們這些財富是怎樣來的呢？會議上對這五十七家大地主都做了或詳細或簡單的研究，却沒有發現一家是由於勤勞致富的，甚至於由經營其他工商業發財，用錢按公道價錢買的地也沒有。他們都差不多用

了極無人性的剝削和壓榨來併了土地，他們一般所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幾種：

一、藉勢佔荒飛照霸地：如大地主何振邦、謝文彬、李榮等，他們都是以家裡的女人靠放荒委員，勾結拉攏，佔荒圈地，巧使窮人爲他們開荒，然後或耕種或租出，數年後便成爲當地的橫行霸道的大地主了。他們佔有或圈了一定的土地以外，放荒委員更給他們一些有官印無四至的『飛照』，待窮人將無主的荒地開後，他們便將飛照上的至填上，把別人的地霸佔去，老百姓都說：『老何家、老謝家的地沒有數的，要那就是那』。

二、爲非做歹，窩盜通匪：如大地主張慶豐、謝文彬、耿長榮、李保長、楊大嘯等，他們很多在老家時卽是慣匪殺人犯，畏罪逃到北大荒，舊業不改，仍然爲匪作惡，搶男霸女，窩藏賊盜，勾結匪類，更乘機謀殺同夥，獨吞贓物，大發邪財。另外還販毒放賭，輸打贏要，以此致富。

三、重利盤算，敲詐坑騙；這是所有地主都慣用的辦法。如：高租重利，倒地增租，「大加一」，「現扒皮」，批糧，擡糧欺行罷市，大斗進小斗出，假帳虛算，左折右扣，「辛半夜，申五更，老何家不吹燈」，「董半頓，×半飽」，「剷地不剷草，放賬不用跑」；「誤工扣價去伙食」；「破產還工賬」；「吃頓大片肉，白做五年活」；甚至出賣肉體，坑騙窮人。

四、仗勢壓榨，欺詐勒索；全縣五十七戶大地主，其中有二十三戶在偽滿官府任職，有二十七、八戶任過村、屯長，只有六、七戶因孤寡未任官職，其中還有幾戶不詳的，因此他們依仗其地位權勢，欺壓人民，如派勞工、抓浮浪、派官車、攤化銷、強迫勞動、少出荷或不出荷轉嫁小戶，結合警、特敲詐勒索，強攤硬派，私立公堂，動用嚴刑，「只准自己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倒動經濟及違禁物品，強制小戶年節送禮，辦事情（結婚、死人、生小孩）要小戶出禮錢和禮物。

五、勾結敵僞賣國有「功」：如趙洪賓、李保長、李大國幣、李大尉等大地主，都因為賣國投敵幫助日人剿滅抗日份子有「成績」，有「功勞」，得了獎章和獎狀，假藉權勢欺壓百姓，因而發財的。趙洪賓、李保長在九一八前都是窮光蛋，由於賣國有功才發了大財；李保長和李大尉，一直到老百姓把他家財產都分光了，把他處死的時候，他們身上還戴着獎章和獎狀，他們說：「只要有這個（指獎章獎狀），中央軍來了，我就有辦法，其他都不留也不要緊」。開始，老百姓都以爲蔣介石是抗日的，叫他們這樣一說，都明白了：「原來中央軍和漢奸是一家呀！」

樺川地主階級的初步調查

富 振 聲

在進一步深入發動群眾運動中，對地主階級進行詳細的調查，考查其發家歷史，及其對農民的剝削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這不僅可以使領導幹部了解群眾運動發展的深度，以及對地主階級打擊的深度，而且主要的是可以啓發農民群眾的階級覺悟。

樺川的土地改革運動已經一年了，地主階級遭受了初步打擊，已經被群眾鬪爭一、二次和正在準備鬪爭的大、中地主共一六八名（其中大地主五七名，中地主一一一名），地主階級的土地、房屋、牲口、糧食等大部被分配了，但他仍保有大批的黑地、黑馬、黑糧、黑槍，以及比較貴重的浮產，他的威風還沒有澈底被打垮，他與特務、漢奸的聯系還沒有被斬斷，他們還在時時刻刻的準備『翻把』。茲將樺川各區被鬪地主的數目列表於

下：

| 區別 | 大地主 | 中地主 | 合計 |
|-----------|-----|-----|----|
| 長發 | 五 | 八 | 一三 |
| 公勝 | 九 | 九 | 一八 |
| 營子崗 | 七 | 六 | 一三 |
| 太平鎮 | 六 | 三 | 一〇 |
| 蘇家店 | 四 | 五 | 九 |
| 悅來 | 一一 | 三五 | 四六 |
| 田祿 第十區 | 三 | 三 | 六 |
| 黑通 | 五 | 四 | 一〇 |
| 永安 | 三 | 四 | 一七 |
| 大賚崗 | 四 | 四 | 八 |

總計

五七

一一一

一六八

在這一六八名地主中，雖然他們的發家都是從窮人身上剝奪的，但其發展的的道路是不完全相同的，大致有下面的幾種類型茲分述如下：

(一) 名爲『開荒斬草』實則靠土地壟斷剝削窮人發家的大地主。樺川本爲碩達勒達人（即俗稱老達子）的區域，他們『逐水草而居，以射獵爲業』。數十年前樺川尙是一片荒郊，渺無人煙的地區（樺川縣誌）。清光緒卅一年，由吉林將軍派三姓交涉總辦曹廷杰，赴蘇蘇屯一帶勘驗荒地，以後又驗明雙榆樹（即悅來谷大屯）、小營子崗、寶寶山、柳樹河一帶，準備放荒。三十二年由三姓旗務司（滿清民政科一類的組織）派佐領（官名）全亮（滿名）和委員滿祥五前來丈放，以四十五垧爲一方，每方收紙筆費十七吊五百文，三十四年經臨江州（即富錦，又名富克錦，待考）吳劍青司馬（官名）派起員郝聯芳續放永平社（樺川東部）各荒，每方收價七十五吊，原有小票者（三姓初放發給小票未換照）每方五十七吊五百

文，西半部歸依蘭管轄，名之曰東興鎮（即住木斯）及火龍溝等處，多歸依蘭旗務處丈放，任領戶指定地點，築室墾井，自行開墾，逐漸始有農戶。宣統二年，樺川設治（設縣）經孟頌平監督（縣長亦曰縣知事）請准自行放荒（均見樺川縣誌）。在放荒期間，因土地便宜，有人便乘機領了大塊荒地，以後就依靠土地壟斷，剝削窮人，而發展成爲大地主。如大賚崗的顧有堂，原給放荒官員趕馬車，放至大賚崗時，便把大賚崗的土地指給他，其地界是北至大江，東至石礮，南至山，西至牛成林，於是顧有堂便從『出身貧賤』一躍而爲擁有數十方里地的大地主了。數年之後，南滿移民越來越多，大家都想到『北大荒』領地，但許多土地都有了主了，只好與地主『份開』，或三年不交租，這樣一來農民們辛辛苦苦的把荒地開墾起來了，但大部熟地都歸了地主所有。顧死後，由其女人當家，又長靠『壓飛照』掠奪土地，把靠近他地界邊緣的土地，都霸歸已有，顧老太太就是這樣靠佔剝削窮人起家並成爲大賚崗的統治者的。再如順山堡擁有

一千垧土地的大地主張伯然，他原名張慶綸，又名慶伯然，係隨旗漢人，講武堂畢業，前清與民國初年在懷德當警務長，家住吉林北六台，擁有卅垧土地，民國二年將所有土地出賣，每垧賣一萬吊，來樺川後，前後買了一千來垧地，每垧只一百多吊，於是他由中地主一變而爲統治樺川的大地主之一了。

(二) 靠發橫財起家的大地主卽所謂暴發戶大地主。黑通泡子沿的李富，來時只哥兩個，家境貧困，在江北爲人抗活。後遇江上沉了船，他在江裡撈到了麵，將麵運金溝換金子，發了洋財，買了一百多垧地。以後又匿下了『金狗子』(淘金)的破棉袍(內藏許多金子)，氣死了『金狗子』，而他發了橫財，又買了五百垧地，因此他家財大富，有七十匹牲口，雇四五十名勞金，這就是所謂『不殺窮人不富』的暴發戶地主。另外也有以自己的私槍借給跑腿子，在指定的地區當胡子，與胡子共分金銀財寶，因而暴發爲地主者。

(三) 靠做偽勢力剝奪窮人起家的大地主。在偽滿時這種類型的地主是相當普遍的。達子營的劉陞，民國時只四十垧地，偽滿康德四五年，他和日本三〇部隊瑞隊長小林勾上了，小林住在他家，與其共同經營洋瓦廠、煤礦、豆腐房、油房，合作社貸款由他向外放，在敵人羽翼下發了大財，買了二二〇垧（連從前的共二六〇垧）地，馬二三匹，僱工二五個，弄的家財大富，大權在握。發家之後，當屯長，康德九年當朝陽川村長，與小林共同害死過十三條人命（內有因為打頭的丟了一條褲子，而逼死了更官一名）。黑通的張振青，民國時給人抗活，偽滿時，與佳木斯大特務梁金勾到一起，梁金是日本特務頭子廣野的乾兒子，張便靠這種勢力，在黑通開了小舖，賒賬放款，拔了賬戶的鍋灶，牽了牛馬，治了八十垧地，其為人窮兇極惡，刮乾了黑通的地皮，謔賴別人偷一棵白菜便硬罰一百元，與窮人份養母豬，下多少窩分多少窩，母豬死了還得分一半死豬（超過一般慣例）。營子崗的周春林（即周家油房）原籍懷德人，舊中華民國時

來佳木斯，正趕上老占東（胡子）進街，他趁機發了一筆洋財，就在營子崗買了四十垧地，餘下的錢借給他的親戚范廷顯（破落地主有地二〇〇垧），不幾年即將范的土地全部滾進來。偽滿時當了十二個園子的村長，兼配給店主事，尅扣配給品，變賣配給品，以後，全村土地都弄到他的手裡。其辦法有二：一、用高利貸滾；二、在偽康德六年，敵人收民照，地照交到他手，便將好地扣下，自己收租子，用這種辦法搞來幾百垧，以後他將全部土地都收歸自種，雇四、五十名勞金，驗地時騎着馬，真是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家裡開油房，佳木斯有買賣，營子崗的警察署是周家的，他家的姑娘跟警長搭姘頭。附近的草甸，不許別人打柴，全園子人都得給他做活，不做就趕到外園子去。大賚崗木舒吐的崔俊山，原籍奉天寬甸人，偽康德元年來大賚崗，來時什麼都沒有，租西火龍溝馮輔臣十餘垧地，家有三個勞動力，自己不勞動，給燒鍋買糧食，燒鍋出十三元他給賣戶十元，幹了三年，就賺了數千元。康德四年，買了范有才三十六垧地，

地價六千元，他只給了一半，范有才過去在抗聯工作，不敢在家，跑到哈爾濱，以後回來向崔要地價，崔即賴賬不給，並威脅說：「你要錢，咱們就到特務那裡去！」范懼怕出事，就算作爲罷論了。有一勞金是青份，種了四垧土豆子，秋後崔將全部土豆子都賣給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敵人每斤給一元，他給青份是五角，並藉此勾上了關東軍購買系主任，從此就給關東軍辦事，無惡不作，幹了一年，賺了一萬多元，又買了黑魚屯徐夢勤二十垧地，臥龍屯老劉家二十垧地。第二年關東軍放麥籽又歸他放，他留下了三十石磨麵賣了，這錢又買了顧老太太五五垧地，七年又買了三十垧地，以後當甲長又買了三十垧。九年給合作社收買白菜，每斤扣二分五，共買了二十四噸，這一次就賺了五十多萬元，又買了本屯五十七垧地，在龍江省訥河買了一一〇垧，二十五間房子，剩下的錢，在瀋陽西關外又買了一垧菜園子，一垧菓樹園子。這樣一來，他家只九口人，却有地二二七垧，十四匹馬，二十二間房子，財產浩大，在剝奪窮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他的地

主家業來了。

(四) 滿拓地主。二龍山的李鳳武，他以前給地主袁顯平趕車，袁將女兒嫁他，他就給袁家管家，日本將袁家的土地收爲滿拓地，他便與日本人勾在一起，殺雞請客，溜鬚拍馬，雇廿餘人給日本人種菜（七十畝），經營二龍山僞興農合作社，將尅扣的配給品，變賣給雇工，因而發了家，有牛十一頭，馬十二匹，是二龍山的統治者，因此他成爲經營滿拓地的變相地主。

(五) 轉化地主。即將土地逐漸轉移到工商業，變爲資本家，但其剝削的實質仍然是封建性的，因而他仍然是封建地主。悅來埠頭的沈小齋，原是埠頭的佔荒戶，全江沿都是他的地。後將土地逐漸出賣，轉入工商業與高利貸，僞康德八年時還種二百餘畝地，九年時即種一百多畝，十年時即種五、六十畝，『八一五』事變時，即種二、三十畝地，他開了糧棧，在悅來街宋程油坊、東興泰燒鍋，都有他的股本，曠山有他的買賣，哈爾

濱過去也有買賣，糧棧燒鍋的高利貸特別厲害。全家都不勞動，有大司夫、外櫃、勞金等爲其效勞，兒子作日語學校的校長，其餘都是學生教員。以上五種地主發家的典型，不管其花樣如何不同，但其發家的根源，都是依靠剝奪窮人的血汗的，其剝削的主要對象爲貧雇農，下面我們想把地主階級剝削的方法作一概括的敘述。

(一) 對雇農實行農奴式的剝削。1、無限度的延長勞動時間。許多雇工都是半夜吃飯下地，太陽落山才回家，每天休息時間只有四個小時。如黑通地主吳克鋒種一二〇畝地，他是剝削雇工的能手，別人給他送個外號叫「吳半夜」。2、無限止的提高勞動強度。吳克鋒一年春季換了三個打頭的，在地裡幹的又猛又快，許多抗活的累的吐血，不能再幹下去，抗活的病了，他就一腳踢開，趕你滾蛋，他常對別人顯示自己的威風說：「好驢好馬累死多少，何況你這人哩！」3、用最壞的伙食，剝削抗活的體力，白萬里屯的白萬禮，種一百五六十畝地，雇六七個勞金，外加短工，

他家常吃兩種飯，勞金伙計吃的不如喂豬食，霉苧米麵還摻糠，他們自家吃的都是經常不斷的鷄魚和豬肉，白萬信不吃四條腿，所以經常買魚和鷄，每日吸大煙，扎煙針，吞馬掌（紙牌）。4、扣工資。抗活的不准誤一天工，誤了閘工，須扣忙工，誤了忙工得按工作價或還二、三個閘工，因此有的雇工一年忙到頭，除了扣去的工資就所剩無幾了。5、拖欠工資。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許多地主，在雇工上工後（二月間），不馬上給工錢，要拖到開江，糧食價上漲，工人無吃的，買了地主的糧食，却不能按開江前的糧價，得按開江後的糧價。6、設賭抽頭。這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永安地主袁憲會，種地一六〇垧，三個大車十四口牲口，雇工卅餘人，依仗他與佳木斯的翻譯官有關係，每逢下雨陰天，家裡就擺四、五場賭局，不願賭錢的勞金就受氣，被排斥，他說：『不會賭錢的，就不要到我家門來！』賭錢的結果，常使勞金一年到頭淨光無二，反倒欠他的，有一個勞金把兒子都輸給他了，一直到去鬪爭袁憲會時，才把他解放出

來。7、開小舖賣雜貨。凡勞金用東西，都從地主的小舖買，甚至有所謂「活動小舖」的出現，在忙剷忙剷時，地主家的人，就把「應時零嘴」的東西，挑到地裡去，年輕人都好吃，吃了東西一天就白幹了。八、強迫勞動。僞滿時地主都依靠其當屯長村長的地位，強迫窮人給他當雇工，工價極低，還不得不去，如不給他當長工，就得被抓去當勞工。因此地主階級就藉着政治上的統治勢力，榨取了無限的幾等於無代價的勞働力。

總之，由於地主階級實行了這種種殘酷辦法統治雇工，所以東北的地主與雇工的關係，形成了農奴主與農奴的關係，使許多雇工，長期的無代價的在地主的土地上勞動着，即使雇工擺脫了這一地主的統治，也脫不出另外一個地主的手掌。地主階級也就在這個極端殘酷剝奪雇工的基礎上建立起家業了。

(二) 對貧苦農民實行無限制的掠奪。地主階級依靠他政治上經濟上的勢力，對廣大的農民群眾，實行殘酷的掠奪，以達到他集中土地集中財富

的目的。地主掠奪農民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主要的有下列的幾種：

(1) 依靠土地壟斷，榨取農民的地租。悅來的地主景吉恒，是一個一百八十畝地的大地主，他每日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嫌人參不好吃，得吃人參雞蛋（用人參喂小鷄生出的蛋），有兩個老婆，用兩個丫環，一個『小打』一個大侍伙，其作威作福儼如一個封建大官僚。他的土地是完全出租的，租他的地須有一個條件，就是上打租，今年秋天將明年的租子交齊。他的剝削是最利害，其辦法也最多。可見那種荒淫的生活，花費都是貧民的血汗了。(2) 高利貸的盤剝。高利貸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第一種是貸款，月利三分或五分，恰借到青黃不接的時候，如給不上錢，就變成糧，叫做『坐青』；第二種是借糧，春借一斗，秋還一斗半至二斗，如趕上年荒還不上，就得做家還債；第三種是『買青』，夏季是農民準備冬衣與解決吃糧最困難的時候，油房、燒鍋、糧棧、當舖，就趁着這個機會，買農民的『青』，收糧時又是大斗大秤，農民不知吃了多少虧。油

房、燒鍋、當舖的老板又常常都是大地主，地主就靠這種剝削方法，掠奪了土地與糧食。所以從這點上看，上面這幾種『坐青』，『買青』，借糧按性質來說，完全是封建剝削，而其形式則以高利貸出現的；第四種形式是典當地，抵押地，農民只要上了這個套，不幾年的工夫，土地就滾到地主的手裡去了。（3）剋扣配給品，變賣配給品，地主不出勞工少『出荷』，要窮人爲他們『揩缺』，這也是地主剝削窮人最普遍的辦法。

（4）不平等的換工，貧困農是很少畜力的，地主階級却抓住這一點，一個馬工須頂三個人工，而且得在他自己的地種完之後，才能給貧雇農種。總之，受地主這種剝奪之後，農民便成了『半身不遂』，苟延殘喘的在地主的大樹底下半死不活的掙扎着。

地主階級是土地的壟斷者，在農村經濟上他佔着統治的地位，由這種經濟上的統治地位，便產生了他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在舊中華民國時，地主階級掌握着政權與武裝，在地主的勢力下養着許多的狗腿子，這種以

地主爲中心，形成的統治集團，便是封建統治集團；僞滿時，這種集團又依附於日本帝國主義，地主階級依靠敵人發家，與特務漢奸勾結在一起，形成了封建法西斯統治集團；「八一五」事變後，地主階級的統治集團拋開了日本後台，又與中國大地主大資本家的統治集團結合在一起，企圖使中國永遠成爲地主階級統治的落後的中國。

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的演變，首先用地主張伯然這個典型來說明。他是順山堡的大地主，一千餘畝地，舊中國時，他當樺川的自衛隊總隊長，是樺川的統治人物之一。僞滿時自衛大隊受民族浪潮的鼓舞，許多人要拉出去抗日，但他却不幹，甘願屈服於敵人，把自衛大隊編爲獨立營，他當營長，受于大頭指揮，爲敵人守腰子金礦，後來又當農會長，協和會長，道德會長，爲日本服務，是個忠實的走狗。「八一五」後，他又投了國民黨，在佳木斯國民黨市黨部當民政委員，與僞國民黨合江省主席吳漢濤接上了關係，但他却假裝「開明」，混進民主政府，以合法地位進行國民黨

活動，企圖組織地下軍，破壞人民翻身。他和他兒子張文恩，勾上了國民黨特務暗殺團任德祿，殺死了副市長孫西林同志，事後任德祿跑到順山堡，住張伯然家，數日後被我軍捉住時，張伯然還爲他庇護，任德祿生了病，張文恩爲其抓藥醫治，十分孝順，可是他雖存心孝順，却沒有挽救了任德祿這條狗命。任德祿死後，這幫暗殺團想到山裡找『柳子』（胡子），在四合山被我軍消滅。張文恩又勾結胡子『江海』，在屯裡派款兩萬和白麪粳米，並套了爬犁送到山裡的密營，以接濟他們所謂地下軍糧食子彈。另外是朱家園子的蘇文選，地一五〇垧，僞滿當屯長及協和會主事，是該屯最兇惡的統治者，外號叫『蘇扒皮』。『八一五』後他兄弟參加王福隊，工作團到朱家園子，群眾要鬪爭他，他就暗中將王福隊勾進園子，把農會長韓林捉起來，要槍斃，叫韓林在大會上承認錯誤，再不要鬪爭他。以後工作團第二次到該村，他企圖嫁禍於人，把自己的房子燒了，反說是積極份子燒的。經鬪爭後，仍未低頭，現在還在破壞工作團，拉攏

壞人，企圖組織『翻把』。

上面的材料，完全可以說明，地主階級在農村統治，是根深蒂固，有的則是『三朝元老』，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有強固的基礎的，真是所謂『百足之蟲』、『雖死而不殤』的。一年來對地主階級的打擊，是極輕微的，其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統治勢力，還沒有徹底被摧毀，因此地主階級『翻把』的活動是層出不窮的。悅來埠頭的賀小鬼，勾結了一批地主，收買了副會長兼自衛隊長，企圖顛覆農會，危害幹部；悅來逢年屯的玉林，今春被起出四支槍，手榴數百發，他曾企圖出去當胡子；谷大屯的王鳳鳴，過去被圍爭不徹底，現在他說：『再鬧時，拿鋤刀也『死幾個』；蘇家店『家子的趙喜，是個惡霸，過去沒鬧倒，他們利用自己的油房，要榮譽軍人當『好漢股』，最近他唆使榮譽軍人，把工作團及村幹部都打了（傷勢很重）。其次有些地主專門挑撥幹部關係，打擊積極份子，實行美人計，造謠生事，以達到他破壞農會的目的。最後還有些地主，假

裝進步，假裝老實，假裝勞動，假裝窮，實行小恩小惠，甜言蜜語，企圖緩和農民對他的鬭爭。這一切事都說實明農民要取得真正的澈底翻身，必須深入鬭爭，澈底消滅地主階級，只有結束地主階級的幾千年的統治，廣大農民群眾才能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

七月廿八日

李永福的發家史

邵長安

李永福是本市二區六街三福鞋店經理（即偽滿振源長鞋店），九一八事變前曾在哈爾濱市開世源鞋店，事變後，仍在哈市開振源長鞋店半年。至康德四年九月，因賠錢便搬來佳木斯市仍開振源長鞋店，依敵偽勢力剝削辦法發家致富。下面就是他的發家經過。

從哈帶來的什麼？

從哈市來佳市時，帶來「資本」有「馬靴排楦」（註：做馬靴用的工具）一付，普通「鞋楦」十五付，「褸皮」「底皮」共值價一千三百元。木箱一個麻袋兩條，學徒三人，工人三人，並有路費一百元，下船後還剩

二元四角，又吃了一頓飯還剩了兩毛多錢。

怎樣安家開市？

李永福是「二十三輩」的家理頭子（二五歲那年在哈市「進家」，老師董雲卿），租住了楊茂廷（二十三輩的家理頭子）的草房兩間，又借了楊子良五十元錢，買米買菜，又賒用了德盛和的鍋、碗、炕席等，就這樣安家開市了。

五十九個工人學徒的

血汗變成他的家底

康德五年家中便有學徒九人，工人五十餘名，給福順泰鞋部作鞋（使用福順泰資本或介紹信到哈市買鞋皮子。作出成鞋，按批發價再賣給鞋

部)，那時每天能作九十餘雙（百分之四十皮鞋，百分之六十布鞋）。皮鞋每雙十五元，布鞋每雙五元，批發價格，皮鞋每雙十五元七角五分，布鞋每雙四元，那時普通利潤皮鞋每雙五元，布鞋每雙一元二角，批發利潤皮鞋每雙三元，布鞋每雙一元。那時包件工資，皮鞋每雙九毛，布鞋每雙二毛，每天能作皮鞋一雙至一雙半，布鞋五雙至六雙，工人吃自己的，每月伙食費六元，就這樣幹了一年半的時間，（同時也給同義合作鞋半年在內）茲將其在這一時期內剝削價值詳記如下：

每日做鞋九十雙，十八個月共做四萬八千六百雙，內有皮鞋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雙，布鞋三萬九千一百六十雙，皮鞋每雙利潤三元，批發利潤五萬八千三百二十元，每雙包件工資（伙食在內）九毛，共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六元，去工資剩餘純利四萬零八百二十四元。

布鞋每雙利潤一元，二萬九千一百六十雙，共二萬九千一百六十元，每雙包件工資（伙食在內）二毛，共五千八百三十二元，去工資剩餘純利二

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元，連皮鞋和布鞋共剩餘總純利六萬四千一百五十二元（那時四十燭電燈泡四毛五分）

勾結敵僞販賣糧食

康德八年敵僞經濟統治特別緊張，但李求福和德合永製米廠的二經理兼外櫃任伯符（警尉）是密交，買糧不但不是經濟犯，可以用汽車拉糧食並有任伯符替他押車，這是人所共知的。康德九年，他是鞋業組合長，那時商家都出報國隊下屯種地。所以：全市較大鞋店七八家，共出報國隊三十人，由他負責，因報國隊得到配給糧不夠吃，他便藉此機會，以報國隊買糧的名義，從中作開販糧生意，同年在田祿村投資開配給店。

強迫學徒給他種地蓋房

李永福不但殘酷的剝削工人血汗，並在農村置有土地，進行對農民的統

制與剝削（計黑通有地六垧福山屯一塊一垧半一塊三垧，共十六垧半房子五間）。在康德六、七年間是靠農民租種，康德八年後就加重剝削學徒去種地。據沈兆慶談：「他經常領着二十多個學徒去種地，直到今年學徒們還下地去剷土豆子。」

牛馬般的學徒，在工作時間外還得給抗磚蓋房子，一兩處共四十七間，一處三十間，一處十七間，現已賣掉）這些房子除他僱用少數瓦匠外，其他完全靠學徒的勞力而蓋成，他不給學徒衣服穿，學徒只好光着膀子幹，背都磨出血，抗少了還挨打挨罵；兩頭都有記帳的，想少抗一蹠或少抗一點是辦不到的！

勾結特務警察酷打學徒工友

李永福甚麼剝削方法他都想遍了，使遍了，學徒的到他門裡，差不多規定三年給一百五十元工資，在這三年內學徒們給他出盡了牛馬之力，但他却

喪盡天良，準確的計算着日期，不等到三年就打跑他，或使學徒實在過不了地獄生活後，向他自動請求退除，這樣不但省下了工資開支，反而得到了包賠飯費之利。他晚間與警察特務打牌玩樂等，直至夜深，學徒雖白天過着牛馬般的生活但仍須侍奉左右，警察老爺們所償給的小櫃，李永福說：「我給你們積存起來，合理分配！」這些小櫃共計有一百五十元之多，就完全落到他的腰包裡了，那時四〇度電燈泡祇有四毛五分一個。

康德九年過年時候，街上到處張貼標語「陽光無處不照，間諜無處不到」，「增產報國完逐大東亞聖戰」他慌慌忙忙像聞了什麼會似的，回家即向學徒們說：「今年特別忙和往年不一樣」，「街上的標語你們看到了嗎？」鞋店的舊例，過了年從初六日至十三日是幹半天活，十四、十五、十六因過節不幹活，十七日開始就幹整天了，結果他訓說了後，就叫從初六日開始打夜棹，這是學徒便怠工兩日，到了初八日早晨，有李二爺、王二爺、楊七爺，李永福及其兩個婆子，還有沈兆慶等，堵着門用皮帶和馬靴

排寅，毒打了足足夠兩個鐘頭，並告訴分駐所說：「我們如果打不了，你們趕快來幫助」全舖三十四個學徒祇有商國濱有病回家沒挨着打，陳春發剛來不知什麼，祇給沈錫了一腳，其他全部挨着重打，打的安學義跪着叫親爹說，「我自給你幹三年，你別打我了」都不行，結果打的一星期沒起來。

康德十年秋天，日本子在太平洋上打仗，不知什麼地方被他攻陷，得到「勝利」，那時全「滿洲國」大人小孩每人配給十六斤面，表示慶賀，相隔半月又配給了一次九斤，兩次每人共計二十五斤，但學徒們只吃了兩頓饅頭，還有一半土豆摻着，他規定每月學徒作二八雙鞋，如果少作了不但叫補上，反而說思想不良，非打即罵。

他和警察特務像一家人一像，和孔警佐、王子如、周景恒、姜副官、范憲補、徐憲補、張班長等，都是叩頭弟兄，孔警佐的父親死了，他還去披麻帶孝，觀眾無不切齒。

他更會利用他小婆子劉月蓮的風騷浪漫來結交。劉月蓮和姜副官、廖上士、楊警尉、滕股長像親人一樣。並和張檢查官、廖上士、滕股長、楊警尉、張班長等的老婆是乾姐妹，依此勢力，自己的鞋店不但未犯過一次經濟犯，反而她經常給人家辦經濟犯案子，像狄中義因熟皮子犯過三次，均託經濟科宋警尉辦妥，任天章宋廣玉也因熟皮子犯過，她到陸警佐處辦妥，老董家因小店查出問題，到警務處司法科滕股長處辦妥，福順源點心舖，因私賣了配給作點心的糖，被查出犯了，她到陸警佐處辦妥。

他對學徒的待遇，在他陰謀指示下，非打即罵可說是家常便飯，如陳春發被打壞了腦子，至今沒有記憶的能力，王國卿被打出神經病來，安學義被打壞眼眶骨，其他被打者無從計算，就是現在的學徒李文德在去年除用棒子打了外還罰他的跪，他喪盡了天良，他想盡各種辦法，喝乾了工人學徒的血，但工人學徒換來的是皮帶、馬靴排寅，他曾指示狗腿子說：「只要腦袋發硬，發熱，就打沒錯！」他更喪盡「人」性，不叫學徒工人的親

屬來探望，有一次「國銘（親屬）來探望朋友，把他樓上打倒樓下，打的他直哭亂叫，當時工人無不痛心。

李永福的勢力叫人無法估計，小警察特務他連理都不理，在福順泰對門的派出所，和自己的家一樣，當時在群眾中，大人小孩，很清楚的說：「派出所是振源長開的」；他不但去打工人，就在法院的李查檢官因到他處修理皮鞋，曾被他手下狐假虎威的沈兆慶痛打了一頓，當時佳市群眾無不交頭驚疑，無人不說：「振源長真不簡單能敢打李檢查官！」當然沈兆慶也遭到還擊，但被驚慌的李檢查官送到「自由」醫院好好的診治，當時打電話告訴了派出所，檢查官不但受傷未治反而叫「日本警察袖」血噴一頓。

又有一國兵少校也是去修理馬靴，同樣被打，不但打了還打電話告訴了憲兵隊，來了一名上士一名少士將其捆押憲兵隊。

振源長是怎樣關門

佳市那時能連絡機關製米的有四家（德合永、福利、柏利、恒茂隆），這次他們給日本開拓團製米時扣不少，有點發財，福利米廠經理是謝文煥，胡文舉（謝是胡的妹夫），因胡的私心很大，與謝分利不平，謝又吸食大煙非常窘迫，不滿在心，恰巧李玲查官來謝處，一起吸食大煙，謝將此事一告，接便咬出德合永，同時又將買主咬出來了李永福就是其中一個。

勾心鬭角，火上加油，李永福仗仗姜副官等一些警特非常有勢，鬧的「轟轟烈烈」，皮韋統制再嚴；但他公開買賣，毫無關係，並給人家辦理經濟犯等案，並打過李檢查官與國兵少校，當時有李、張、許、修四檢查官及另一幫狐群狗黨，與李矛盾很深，以前無處着手，這樣以來報仇出氣的機會到來了，李以夫如進獄，商店無人經營也就關門了。

三福鞋店是怎樣開起來的

康德十年因勾心鬭角，生意破產即將其浮產收拾一下，到黑通屯去依靠土地向農民進行剝削，那時他過繼的兒子，李英傑，早到黑通屯於康德九年任協和會二主事，霸占卅餘垧土地（趙大浪等的），剝削農民給其耕種；並每年要兩次協和會費。糧食不用出衙，（因和村公所一個鼻孔出氣）就這樣父子二人在黑通屯一帶伸出血手刮地皮，至康年十二年其子又到駝腰子村公所任助理員，又刮了一些地皮，八一五解放後，他將三年來的農民血汗，帶到佳市，由他小婆先來，開起了三福鞋店。並向鄰右將其勾心鬭角後的破產，解釋爲慘遭經濟犯，以換取群眾之同情；但賊人胆虛，知其自己的財產不正當，怕被清算，故叫狗腿子邱國昌，假頂經理之名（其實邱一毛錢股也沒有）並吩咐道：「官家如來調查時，你就理直氣壯的大胆應承」，並向群眾宣佈爺倆已分開度日；但實際上他兒子熟皮

子，他自己用之作鞋，企圖以這些花招，來蒙蔽群眾的尖銳眼光；但是人共產黨的領導下，覺悟大大提高，一切妖魔鬼怪終於在陽光照下全部暴露出來，李永福當然再難逃他應負的責任，上月十八日，以前受過他露民在壓虐待殘酷剝削的工友學徒們，全體向他進行了訴苦講理。邱國昌沈兆慶兩人亦來坦白揭發，但由於李的裝死耍賴，沒有悔過之意，所以在人民的要求下，暫將押起，待聽取廣大群眾意見處理。

樺川公勝村

三地主的發家史

公勝村工作組

公勝村距佳木斯東南三十五里，是農民翻身後新改的屯名，原名李成芳屯，是以地主之名爲屯名的。

分地前全屯居民一〇三戶，共有土地五一七垧。其中僱農四九戶完全無地，貧農廿五戶只有土地七垧，中農十四戶只有地一〇、五垧，富農十戶只有土地一七垧，合計九八戶（佔全戶數百分之九五）只有土地三四、五垧，佔全部土地五一七垧的百分之七弱。而三個佔全屯戶數不到百分之

三的大中地主，則佔有土地四五五畝，佔全部土地五一七畝的分之八八。計大地主李成芳擁有三一二畝，蕭漢臣（外號蕭漢奸）擁有一〇〇畝，中地主徐貴臣四三畝。其他還有三戶（包括小地主在內）有地二八畝，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五。從這個數字中可見該屯土地幾乎全集中在大中地主手裡，他們是土地的壟斷者，而百分之九五的住戶，則是完全無地或地少的農民。

這三個地主中以李成芳的土地為最多，財力最大，人七十六口，房四一間，牛二〇頭，馬十二匹，車三輛，其直接控制的僱工與僱工家族有卅多戶，親戚也最多（超過全屯住戶的半數以上），是屯中統治者的第一把交椅。蕭漢奸居第二，人十六口，房十一間，馬七匹，車兩輛，僱十餘名僱工。在未併園子前，他是蕭家園子的無冕王，無惡不做。併園子時與李成芳鬪爭很利害，但結果失敗，併園子後只好居於李成芳之下了。徐貴臣的本身勢力不太大，人六口，房十一間，牲口七匹，車兩輛，僱七、八個

僱工，但在剝削僱工方面，也是一把能手。這三個地主各自樹立自己的勢力範圍，有時內部雖有矛盾，但對全村農民的統治則是一致的，一切事情都由他們主宰，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全村，無地與地少的農民，只有仰賴他們的鼻息，受他們任意擺佈與剝奪。

這三個地主的起家歷史與其對農民所實行的殘酷剝奪，是異常殘酷的。茲分述於下：

大地主李成芳

李成芳原籍公主嶺大黑林子人。那時哥五個（他家輩輩沒有老二），老大李成文和老四李成振給宋喜珠抗活，老三和老五在家租地種，因家窮常向大地主齊三爺（李之老爺）求借。李成芳是老疙疸，不務正，好到公主嶺戲院票戲。民國初年，正值放地委員在這兒放地，老齊家（據說用大車拉元寶）就借給李家四塊銀子，派李老五來領地，碰巧墮江死了。是年

冬，李成文率領全家來到江沿齊坦家（現田祿村西朱家屯），買了廿垧地，在那裡落戶。李成文是個溜鬚拍馬之能手，勾搭上了放地委員，博得其歡心，便用六口肥豬在現在的公勝村周圍換了兩方地（四十五垧一方），之後又買了吳德山的草房三間、土地廿垧，他便賣了江沿的地搬過來。搬家後，又買了荒攬子周明彩一方荒（其中有十垧熟地），這時蓋上了四合房子，前後算起來，他已成爲擁有二百零六垧地的大地主了。後來因鬧老占東（土匪），他修上了大牆，僱有十多個老山東子刨荒，他家雖也有五六人參加勞動，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剝奪僱工，這就是他們自己所誇揚的所謂「創業時期」。

「九一八」事變後，他開始了反動的政治活動，拉上了敵人的關係，常在法木請客。僞樺甸縣和三江省公署像走平道一樣，僞省長、市長常到他家拜望，掛匾。日本鬼子的「二皇帝」在公勝村西山頭閱兵時，別人不許出門，却把他請去參觀，以後又給他送了滿匾。從此以後，他常跑新

京，與民生部大臣建立了聯系。由於他和敵人的關係如此密切，當時即成爲顯赫一時的大紅人，他在政治上的統治勢力，也就樹立起來了。

由於他的政治勢力的樹立，他在經濟上的統治與剝奪也就越殘酷。地主階級的寄生性也就越發顯著。假如在過去他家還有少部分人參加勞動，而在其統治勢力發展起來之後，就完全依靠剝奪僱農，其家庭就完全變成強力統治僱工的寄生組織。現在我們把他的家庭研究一下，從這裡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何等龐大的封建性的寄生性的統治機構。

老輩李成芳從前是總掌櫃的，但在偽康德五年以後，總掌櫃也不當了，就由中輩老九李景堂繼任，只有遇大事和李成芳商量一下。中輩哥十三個，除老大有點傻氣，只能當『碾轉子』，幹些『眼子活』，老六李景和是木匠，做些零碎木工外，其他則完全不參加勞動。老三李景全是管事的，專管僱勞金、管勞金、租房子、管理伙食，此人特別蝎虎，外號叫『三閻王』；老四李景山管賬，是李家的會計；專管出納，老五李景陽，是個

二混子，外號「五大煙」，在家無人理睬，在外却耀武揚威，開小舖、放局、打煙針，什麼壞事都幹；老七李景選以前趕車（已死）；老八李景獄，專管「查邊」（即監工），以後便當管事的了；老九李景堂是總掌櫃的，人所共恨，外號叫「九勾子」，天天低著頭算計窮人；老十李景忠是屯長，跑外（外交官），連絡各官廳，掌管村內大權，像出官車、官錢、勞工；等都由他一人獨裁；十老一李景華是副屯長，專管屯內部的事情；十老二是「掌包的」（即跟車管錢管老板子的）；十老三是掌包的已死；十老四是學生已死。少輩哥二十個，一個偽康德皇帝的禁衛軍，一個偽農大學生，三個偽師道學生，四個偽國高學生，一個偽職員，一個偽小學教員（本屯）。

這就是一幅封建法西斯地主階級統治農民的圖畫。他不僅在經濟上統治農民，而且他的經濟統治與政治上的統治密切的結合着，他家不僅是統治僱工的機構，又依靠當屯長的地位，成爲統治着全村的機構，屯長在其

家庭關係上是隸屬於九掌櫃之下的，全屯的事情，都是在他家裡先討論一下然後再辦，以他自家的利益爲主，把全屯的事情放在附屬的地位。

他的發家致富是全依靠剝奪僱工與農民的，其剝削壓迫窮人的辦法也極其毒辣。首先是用房子和身份證明書給僱工帶上籠頭，之後他就可以任意剝奪。該村有五十多貧僱農住過他的房子，住房子就得給他抗活，還得上打房租，別家二十五元，他家卅元，否則不管是不是搬家時候，就攆搬家（一般的搬家時候，都是在陰曆二月）。像周長忠住他的房子沒給他割地，就攆搬家，周是七十多歲的老頭，被逼的直哭；劉世祥沒給他抗活也攆搬了家，六七月前往那裡搬，只有向他低頭，央求開恩；許國春因爲家窮，李家怕他偷，半年攆搬七回家。常老歪給他抗了一年活，因剋扣工資，到年底倒欠五十二元；又有一年夏天，常老歪仍然穿着棉襖，向他請求支錢買布衫穿，他不答應，老歪想跑到別處賺幾個錢，又叫他們找回來，因爲證明書押在他家不給，就得變成他家的農奴，結果逼得老歪直

哭。他隨便延長工作時間，他的僱工天一亮得拉八車黃豆，晚上到休息時
間，管事的掏出錶一看說沒到，勞金們沒法只好再幹，一天只有四個鐘頭
休息。他怕僱工在地裡多休息，管事的暗中在南山包上監視着，那個勞金
有錯，當時倒不計較，晌午或晚上就叫到「客屋」斥責或罵一頓。他家這
樣罵僱工：「當年造的沒有好東西！」、「只爭財禮，不爭陪送」、「喝
尿得用馬尾羅過過」（怕拐去了乾的）。勞金想跟他反抗，他就馬上算賬
攤搬家，算賬倒欠人家，搬家沒處搬，只好央求人家寬恕。到冬天打場
時，半夜起來吃飯，把勞金放出去關上大門，不時的換班出來有守。勞金
有的凍的打哆嗦啦，他就罵：「他媽的真是壞種，這天還冷，看我的！」
說完他幹了兩下回去了，接着又回來一個，全是穿着皮襖皮鞋的，勞金
呢，有的褲襠都大開着口。他扣（讀：克歐）到窮人的骨頭裡；許國春
（現在是農會長）給他抗活時，講妥到秋後隨便拉兩垧豆子，但是到了秋
後，又不讓挑了，經過了三番兩次的交涉，還是賴着多給一千元錢，地到

底不讓隨便挑，打完場豆吻子豆稽又不顧給了，因為這兩樣東西值錢，豆稽他要燒火，豆吻子他要喂牛；許國春的母親給他家糠地，因家裡沒米做飯，孩子餓的直哭，上午糠完地，認可自己餓肚子想叫自己的孩子去吃午飯，可是在吃飯時，叫管事的看見了，就把筷子搶下來說：「你別在這吃飯，叫你媽來吃，你媽不吃飯下午糠地沒勁！」結果孩子只好哭着回家去了。僞康德九年沒有吃的，許國春他母親想到他家買點豆餅吃，他家說：「馬還沒有吃的呢！」許家和他們有些親戚，但親戚算什麼，一樣受着他的壓迫。拔地時，許多婦女給他糠地，因家窮沒吃糧孩子餓的直哭，在吃飯時認可自己吃稀飯，把豆包省着放在草帽底下，想帶回去喂孩子，可是只要管事的查着，就把草帽一擱，豆包丟在地下，還罵：「你們這些窮娘們，真沒臉！」他不但對僱工是這樣苛薄，就是對他的親戚，又何嘗兩樣，該村他的親戚就估六十來家，但對窮親戚他是看不上的。徐化新（僱工）是李成芳的姪女婿，全家從山東搬來時在他家住一宿，有錢有勢的在

上屋打牌玩，把他們放在伙計屋，連被都沒給蓋，任鴻生（中農）也是親戚，在修園子時，被老十在壕溝裡打的麵糊糊的。老田家（富裕中農）和他們是兩層親戚，可是因出官車，逼的老田婆給屯長下跪。

他家又利用小份名義放高利貸，放糧，像常鳳閣家借了他的錢，利滾利，息滾息，把三畝地滾進去了，還欠六塊現洋。放糧按四分到四分半利，到秋就一斗得還人家一斗四、五升。

最引起窮人憤恨的是他的狼心狗肺逼出人命。李鳳陽（貧農現在是村長）蓋房子借了他一千五百元（五分利），給他家抗了一年活還沒還完，結果把房子給了他還差八塊現洋，又給他兩口肥豬，李鳳陽的父親一股火急贈了一隻眼睛，後來搬到火龍溝去死了。給他家抗了廿一年大活的袁二老頭（是他親戚），硬實（年青）的時候，給他家打頭，割麥時逼的太急，喝了冷水得了病，不能幹硬活就給他打更，長期住在他家的砲台裡，病時無人問，連飯都不願給吃，後來死了，給他做了一輩子牛馬，連一口棺

材都沒掙上，使用的棺材片子，五斤油，半斗小米都扣了錢，還債時勞金錢沒够，第二年少老二又給他家抗了一年。傅萬新的哥哥給他家趕車，硬逼着帶病送出荷糧，被車軋死，他家一點也沒撫卹，發送是大伙出的錢。這就是血淋淋地三條人命，他是個殺人不見血的兇手。

屯長是他家的，他家就掌握着出荷、配給、勞工、官車等大權。爲了處處得便宜，處處剝削農民，他們想出巧妙的辦法：他家原是一居過，但他們却每股（共十三股）單獨立了通賬！這樣一來既可多領配給，又可不出勞工，因爲他按單股算這樣就人少學生多，勞工就可免除了，而窮人們，就每年都得攤上勞工。出荷時他隱藏大量黑地，自己少出，別人替他「揩補」。發配給品時，除多領的之外，還剋扣配給，分白粥用酒盅，還得伸裡個大拇指，發豆油時油提底加秕秸棒，油裡摻米湯，手套發單隻。另外則利用屯長地位，強迫僱工給他作活，有一次僱工們嫌他給錢太少，跑到外圍子賣零工，他知道了，就在圍子大門上貼出告示，列出名單，要

把他們出「無期徒刑勞工」，送到礦山去。

這個罪惡多端的大惡霸地主，其內心裡是這樣的陰險毒辣，但他在外表上却裝着一幅慈善的面孔，偽裝着善人。當他把蕭漢奸圍倒，逼着許多住戶向他這裡併圍子時，他家就派三掛大車，幫着搬家，搬來之後在這蓋房時，屯基又不要錢，以收買人心；修學校時他只出了幾根木頭，其他設備都是大家出錢修的，可是狗腿子楊校長却在偽滿報紙上大肆宣傳，說學校是李善人修的。這樣一來弄的真假莫辯，皂白不分了。這次經過訴苦、挖窮根之後，他這幅陰險的假面具才被群眾揭穿了，揭穿之後，群眾的怒火是不可遏止的，群眾用自己的力量，圍倒了這個惡霸。

惡霸蕭漢臣

蕭漢臣的老家是賓縣。很窮。他爹哥三個，二叔先來到這邊來投奔周明彩（周是荒攬子），定到半道上撿了一筆錢治了一方荒後來把家搬過來。

郭春江的三叔住在他家，給他抗活，掙了一點錢，寄放在他家，蕭沒給利，便用這錢又買了些地，後來錢貶值連本都沒還够。

蕭漢臣的發家是全靠外財，他本身是一點也沒下過力。僱有十多個勞金，他對勞金是非打即罵的，他的僱工顧永財就挨過他打。他怕勞金起的眼，小雞沒叫前他用棍子打小雞叫。勞金吃過飯出去便關上了大門不讓進來。

他在蕭家園時，担任偽屯長，常派密探偵查抗聯活動，並兩次與抗聯爲敵，勾結敵軍、警察，襲擊過抗聯。

偽康德五年併戶時，他爲了維持其封建統治，正在剷地時候，便修園子集家，不准老百姓幹活，要全替他修園子，可是他卻派十多個勞金剷自己的地，因此，小戶的地全荒了，他却把地侍弄的不錯。在修大牆時，他更是兇惡一時，楊振福修牆一直腰，便被他打了一頓。他遇世搶先，奸險異常，那時屯人都以『蕭漢臣』呼之。

蕭家園子落成了，小戶的房子也蓋妥了，但這時和李成芳發生了矛盾！李成芳爲了自己的利益要把園子併到他那裡，蕭漢臣就要併到他這裡，於是兩下便打了官司，結果李成芳打勝了。老百姓血一點汗一點蓋的房子，修的園子，又得完全毀掉，重新再蓋，這是多大的損失！

蕭漢臣的老婆放高利貸給張天一要不回來了，她想了一個辦法：張有一女，便保媒給她的僱工又是他的親戚郭春江，錢沒到張某之手，便被她坐下了。第二年郭某去上江，郭某的老婆又讓她給賣了。

蕭漢臣不但對僱工苛毒，菜裡不加油，就是對他的家裡也是霸道一時，分家時他和他老婆把他叔叔的胡子擡出了血，用木杵子打他爺爺，把他三鞭踢的便血而死。

他的親戚李殿有（蕭之三孃的弟弟）給他打二年頭，沒吃的那年，三天沒揭開鍋蓋，向他借點米，他却百般不肯。李殿有和他住東西屋，老婆生小孩剛三天，他就在屋裡打洋井，李殿有跟他哀求，要後幾天再打，他

却說：「像你們這樣人死幾個能咋的，還能震開！」

窮兇極惡的徐貴臣

徐貴臣是個自有四十畝地而又當學田地二層房東的中地主。懷德人。

二十年前他爺爺在懷德吃了大片肉之後，套三匹驢子車偷着跑來的。來時領着他爹，後來找個姓陳的娘們打夥。她帶三個兒子，大兒子瞎，給他家打更喂馬，以後累死在他家，剩下直到現在這四個徐家始末沒讓學媳，已斷了陳氏的後代。一來便落到蕭家圍子，給樺川縣政府（老中）民團時）種學田地發了財，頭三年（開荒不要租子還給些錢，那時一畝地能打四石多豆子，後三年又要求縣方蓋房子，又發了二十多萬，以後又把學田地外租，本來縣上租子三斗，他要九斗，還得送到縣，這樣他一畝地能多得六斗租子。徐家就這樣發了家。十二年前，徐老頭沒兒子，便把徐貴臣過房來（他本是前徐家的），徐貴臣便承繼了這一份家私，也承繼了他

父親剝削人的辦法。有一年歉收，徐家把大車馬匹值錢的東西都弄到別處去，又吃了大片肉，在吃大片肉上又發了一筆財。他欠宋家的錢，給宋家兩匹馬，徐老頭在家便放上了局，宋家便把馬又輸給了他。等到徐貴臣一當家，更是剝削無微不至，不給勞金錢給壞地，或是隔年才給，放高利貸滾來鄭永順一匹驢子，姜永發十八畝地。對付勞金軟硬兼至，勞金買東西用現錢，他把錢扣下，去賒來東西再把現錢挪做別用。

他的雇工楊玉林住他的房子，楊老太太沒給徐家撥地，當即攆搬家說：「這房子招你們沒用，養活老母猪，還能多下幾窩猪崽呢！」對雇工十分苛薄，誤了閒工扣忙工，誤了忙工就按工作價，雇工一年若就誤九個工，算賬時就得倒欠，來年還得給他幹。聞生（農會組織委員）給他抗幾年活，借他七百元錢，四、五年未還清。打罵勞金的事也是常有，楊玉林給他放猪，猪把樹咬壞了，他把楊玉林按到柴火堆裡打。

他對小戶又是相當吝嗇，到割地時，小戶到他地檢莊稼，不但不讓

檢，反而罵：可憐狗崽子也不「可憐窮人！」小工給他栽葱，吃一棵葱都罵；「窮人全是一群臭要飯的，連一棵葱也沒看見過」。

窮人的命。窮人的血汗

造成了王家燒鍋害人坑

王家燒鍋在鶴立縣東邊吉祥村裡，它的主人王端五綽號叫東霸天，原籍是安東省寬甸縣貔子溝人，弟兄三個，家中窮的連間房子都沒有，老三娶親在大窪地裡拜的天地。老二和老三都是坑崩拐騙的手，啥壞事都作，還「有駱駝不說狗」，淨挑大的幹，人們都管他倆叫二婊子、三婊子。二婊子勾結胡子，輸打贏要耍大錢，因為得罪人太多，在家住不了啦，就跑到湯原縣，三婊子隨後也趕來，合夥領了一方多地，幾年工夫，日子慢慢過發了，老三就起了黑心，不認親骨肉，以通胡子為罪名，一張黑呈子將王二婊子告倒，二婊子蹲了大獄，一蹲十二年，他的四個兒子，三個被王三婊子派人推到湯旺河裡淹死了，小的一個活活餓死，三個兒子的媳婦也

被三婊子賣掉，於是這份財產都爲三婊子獨佔。從此以後，他的狠毒心腸就出名了，大人小孩一聽王三婊子的名子，無不伸舌頭的。王三婊子老了，家裡更加興騰起來，結交警察，聯絡官項，地面上沒人敢惹，大夥就推他當了東三團的團總，屯長是他四兒子，警察所長是他姑爺。敵人佔了東北，併集團時，日本人叫他移進園子裡，他聯絡說：情愿出錢重修園子，把他家圍進去，就不用搬了。日本人答應後他就叫全屯人來修園子，連小孩和有病的都得去，做的慢一點就打，那次挨打的人可多啦。那時他真趕上皇上啦，出出進進都有馬隊接送，大院套的崗，左一道，右一道，不知設有多少層，湯原縣東沒有能和他比的，都叫他東霸天，他家中小哥幾個都掛着盒子，假借上邊的名義，家中私立公堂，隨便就能打人殺人，比閻羅殿還蠅虎！他仗着勢力狠狠的搜錢，越搜越不嫌多，連有錢人都吃不住啦。於是聯名將他告了，押在湯原縣。三婊子心想：「這回怎麼也不好啦！」誰知在那裡又碰見了他二哥，他二哥在獄裡升成了獄頭啦，他一

見他二哥就跪着哭了一頓，二哥心軟了，就想法把他放出來，後來知道了三姨子把他全家都害了，又和他打官司，也沒有打過他。三姨子成天想來錢的道，後來就劃開燒鍋油房，正巧有一焦在當地收大煙稅，剛剛收好，叫日本人趕跑了，老駝的大煙，都叫三姨子得去，這樣就把燒鍋油房修了起來，並強迫全屯不管大小戶都寫糧食，寫上了硬要，比大他的還追得厲害，有的小戶挨餓也有拿出糧來給他們燒酒，燒了酒渣出油賣了錢不還糧食，又開了一個東興雜貨舖，修了個大院套，真起上一個小屯子大墩。

他香酒對了不少涼水，燒鍋裡專門有個人挑水往酒裡對，冬天去領酒，還沒有走到家，子就凍成兩半了。酒未喝着還白了一個棒子。

工人們想買點酒喝，他先罵一頓：「我們是給官家燒酒，不是給你預備的！」哀求半天，才賣給一斤。

他燒酒自己掙錢，可是燒的煤却叫全屯給拉去，他說：「是給官家燒

酒，拉煤是官車，不能給錢。」

日本子會他給四十萬元和二千多斤酒，精來修理燒鍋，他自己都私吞了，要戶下攤錢，大伙出修理費。

康德六年到八年，這兩年過賤年（閏年景），全屯老的、小的、病的都沒有食糧，吃橡子面，可是燒鍋用糧燒酒一直沒斷。

王家燒鍋千千萬萬的家底子，大部份是從地裡來的，先前他種一百多垧地，繳照以後，他和日本連絡好，隨便種小戶的地，他看着那塊地好，上日本那起個證明，就把小戶趕了，前前後後叫他搶了五十多垧好地，這些地都是年青力壯的勞金侍弄的，勞金生活頂苦，歡崩亂挑的小夥子，鐵打的漢子，一進了他燒鍋，過不上一二年，就變了樣子。勞金們死了，他還借着死鬼的名字，領到一份配給。他有三樣法寶：「一、是賭錢輸盡；二、是大煙過癮；三、是幹活要命。三婊子成天罵：臭要酸飯的，王三爺使喚的錢不是你們的，貓狗洞裡鑽出來的人使不清，死上幾個算不了什

麼，死貓死狗還覺得短點什麼，死了張三來了李四，就是常叫新名字嫌咬點咀！」王三婊子爲工人準備的真週全，爐鍋、油房、粉房、豆腐房、藥舖、大煙館、雜貨舖、木匠舖、鐵匠爐、要啥有啥，就是比別人都貴。此外，櫃上還設有各種賭局；寶局、馬掌、牌九，樣樣俱全。三婊子甜言蜜語勾引人說：「兄弟你來湊一手，保險能贏，越不會，手氣越旺。」勾引上了就越幹越大。除了賭錢，他還引勞金們吸大煙，一個大煙能掙兩角錢，一個大煙證能分一半。這樣，在他家幹活的，不但掙不了錢，而且年年短櫃上的。

到他家幹活的，大都是出於無奈，一些跑腿的沒戶口證明書，他不給起，強迫要人家給他幹活，不然就要抓浮浪出勞工。在他家裡幹活的，前前後後有一千多，沒有挨過打罵的難找到一個，死人也數不清，算起來也有個三四十。

有一個種菜的老頭的姪子叫三婊子害死啦，後來老頭知道了這件事，

三婊子心思：「不除去他，是會露風的。」就用毒藥把老頭害死了。這老
屈死鬼死了還不知道怎麼死的呢！

黃石匠和三婊子一塊喝酒，不知怎麼吵起來啦，三婊子就叫他幾個兒
子打黃石匠，打得皮開肉爛，流了很多血，那時是二月天氣，血在胸脯上
凍的多老高，打完了就綁在車腳上，凍了個半死。

有個老山東給他抗活，老實儉省，什麼錢也不花，四五年存了不少
錢，三婊子看他設的騙錢法都不行，又想出了個新的辦法來：叫他孩子拜
老頭子當乾老，過年過節叫他買東西給錢，把他錢騙了個精光！不能回
家，就死在他家裡！

有個給他抗活的，家裡父親病啦，他哥來找他回去，三婊子說：「你
回去得把我雇工夫錢給包出來！」幹活的沒錢找，他當着一百多勞金大
罵，結果跪下叩了一頓頭又幹下去，父親死了也不能回去看。

有一個小半拉子挨了打跳牆要跑，他一吆呼，他的幾個兒子都拿着盒

子槍出來，把這孩子打死了。

還有一個小孩踩麪子，叫三婊子一脚踢死了，三婊子怕他家向他要人命，就出了幾個錢運動大家，叫大伙就說是病死的。

老王頭有二個兒子，都給他幹活，因為一點小事，就打的老王頭鼻子直竄血，旁邊兩個兒子，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一歲，從小就沒有媽，就有爹是親人，瞅着老子挨打，想上去拉又不敢，眼看就要打死啦，他倆就大哭起來，哭惱了王三婊子，拿着棍子不分頭臉的打了一頓，打的兩個孩子直叫，三婊子還罵：「你爹沒死嚙什麼，就是打死了，在王三爺家裡也不能哭一聲！」

王寶才給他編炕蓆，三婊子給他領大煙證，講明對半分，有一次王寶才扎煙針中了毒，胳膊腫的像大腿一樣粗，肉皮掙的琉璃燈似的，上街去扎骨，棒一交，把胳膊跌斷了，成天痛的直叫喚，三婊子還找他要多吸的大煙，吸完了吐不出來，王寶才又躺在炕上不能幹活，三婊子非趕他出去

不行，短的錢也不能放過，非叫王的兒子來做工把錢補上，王的兒子流着眼淚哀告：「三爺！你瞧我爹在炕上不能下地，沒有人管不餓死了嗎？」三姨子把臉一橫說：「你爹死了算什麼，短我錢不給不幹活就不行！」王的兒子只好含着眼淚離開他要死的爹，給三姨子幹活去了。

胡打頭、劉復、趙山東，都是給他幹了多年活的勞金，血吸乾了，累出了癆病，吐了不少血，不能吃，也不能喝，連個睡的地方都掙不出來，三姨子罵着往外趕，喝着：「走！走！我不能養活吃白食的，我這不是養老院！」他們幾個都是孤人，舉目無親，又老又病，叫他趕出後，不知往那裡投奔。

有個楊福，是山東人，在他家抗活，要使喚錢，他不給，還說：「你要錢幹什麼，櫃上吃的、用的、使的那樣沒有，要穿的有布，要吸大煙、下館子都現成，你還要錢幹啥？」楊福氣的沒辦法說：「我要逛窩子！」他沒辦法就給了點錢，但從此就懷恨在心。有一天楊福腳凍壞了進屋烤火

，他就罵了起來：「你脚凍掉了也不能烤！」楊也火啦，拿起鐮刀砍他，他進屋子去拿盒子槍，楊就跑了，決心要報仇，就去當了胡子，把王老大綁去，三婊子向戶下收錢贖取，又用他小舅子換回來了。

有個楊祿在他家抗了好幾年活，三婊子騙他賭錢，總是輸了欠，到了冬天凍的衣裳穿不上，心思不能等着死，就打主意偷去的跑了，後來叫他找了回來，揍了一頓，還給嘴裡灌屎。

有一年他家出會，叫菓醬舖一個夥計請會，抱神位，大神總不下來，他給伙計一下子灌了五斤酒，差點把人家醉死。

他家的罪惡數不盡，說不完，叫他家折磨死的人，光大伙知道的，就有三十多，血海、汗海，凝結成他家的財產，白骨堆成他家的萬貫家底。在吉祥村的村邊有個亂死崗子，他家死的勞金，都埋在那裡，大伙一走到那，就能聞到一陣子惡臭，陰慘得使人倒吸兩口涼氣。

劉家燒鍋的剝削罪惡史

王大軍

拜乾爹佔大荒

一提起劉家燒鍋，在勃到沒有人不知道，以先當家的叫劉子安，十年前死後，由他兒子劉樹春來繼承，父子倆都是大地主大惡霸大漢奸。他家的起家史是這樣的：光緒卅五年，劉子安兄弟四個從伊通縣到勃利來，當時滿清放出欽差「王道台」，從依蘭至勃利東安一線上放荒地，據說劉子安的父親曾作過清朝的小官，因此劉子安就跑到王道台的面前拉關係，獻殷勤，取得了王道台的信愛，磕頭拜爹，作了王道台的乾兒子，在勃利變成了滿清欽差左大臣管制群眾最忠實的一條狗腿。放荒中他任意使用群眾的錢發了一部份財，同時選擇獨吞了一片最好的荒地，東至柞木河，西至

官道，長四十餘里，南北各至佃子溝，寬六里，有七千多垧。從他佔的荒地中間，設立了以他爲名的劉家屯子，開辦了他殘酷的剝削，和四十年來血腥的統治。

騙人馬開燒鍋

劉子安佔荒後，他兄弟四個就跑回伊通找貧苦的小戶說：「北大荒地多又好，我有的是荒，你們去吧，保管有好日子過。」又說：「我的荒地，您給我馬子或錢，核價賣給您，拿兩個馬換一方子荒。」這樣，他欺騙群眾，換得了四十個馬子，在三年中從伊通騙來了一百六十餘戶農民，有了人馬，就設立了一個大院套，買上槍支，雇用砲手，開了個很大的燒鍋，每天燒五石糧，裡外用四十多人（都是他騙來的農民），燒鍋的建竝，成了他四處聯絡官向和到處「找小戶」剝削農民的工具。當時他的酒運到黑河、密山、伊通一帶去賣，特別到伊通借賣酒而欺騙群眾來給開荒

地。用大車「拉小戶」到勃利，頂少得給他幹一年雇工，才能還住賬。這樣一百多戶農民，從伊通來就變成了他的牛馬，無代價的剝奪了農民的血汗。同時燒鍋用糧是大斗進（每斗大一升）小秤出，強迫群眾要水酒。據群眾計算，二十年中只以大斗進小秤出這一條來說，就剝削了三千石糧。由于燒酒四處通行，又加是勃利縣的第一座大買賣，劉家燒鍋就四處出名了。

殘酷無恥的剝削

賣荒不賣照：他的荒地一直賣了十多年，窮人使馬、使錢、或用勞力買了他的荒地，不給地照，開了種上幾年，即以無照爲理，將地奪回，楊春林買了他半方荒，開種了七年，老楊幾次要照不給，反被痛打一頓，連着青苗把地搶了回去，老楊又挨打又丟失了地，不三天就中氣而死了。

二、兩賣「房基號」：劉家屯的房基都是他的，康德五年日本人歸園子，更便利了他，憑藉房基的剝削。他把所有的房基剝成一百二十八號

（每號三間房基），春賣秋收租，不給照，再賣二遍。農民劉桂林春天八十元買了一號，剛蓋上房，他即以無照奪回，要再出一百廿元才賣，老劉頭心思：若不再買第二回，就得白蓋房子，還沒處住，只好將僅有一床破被破褥賣掉，湊了一百二十元給他，老劉頭因此一家人挨了一冬凍，把腿凍壞了，至今還沒好。

三、荒地「開年頭」：農民給他開荒地，頂多規定三年不要租，過三年即收回，在三年中剛開好，才算打糧食，農民餓着肚子用工三年，所得糧食，還不够用，就變賣了他再拿來剝削農民的資本了。農民說：「受盡三年苦，給他白開地！」還有種辦法，就是：農民開兩垧荒，各得一垧，但農民所得的一垧，仍是不給照，過兩年就收回啦。

四、大斗和租縫利：大片荒地窮人開了，再租給窮人，每垧每年租子頂少是一石糧，收租時用極滿的大斗（每斗大一升），少一點也不行，窮人明知吃虧也不敢說不用，只好把眼淚吃在肚子裡。而且不管年成收不

收，租子一粒也少不了，今年交不上，明年就變成高利貸，至少是五分利，這樣利息利，農民把自己東西都交進去變成了赤貧者不少。「小戶開荒小戶租，年年租地年年窮」這是種種窮的農民所訴的苦處。

五、借買賣不漏湯：劉子安男女老少一家人，都作着借買賣剝削農民的勾當，大的是燒鍋、油坊、磨面坊，小的有雜貨舖、豆腐坊、紙店、麻花攤子等，這些買賣都設立在燒鍋的附近和門口，以這些買賣不但控制了本屯與周圍幾十里（燒鍋是幾百里）的經濟和糧食，更以此來剝削雇工、零工和佃戶：長年的老薄待四十多個，和經常的零工四五百，從來不給錢，只是給一紙條，去換他買賣中的東西，一百元即算二百元，不要還不行。僞滿時他從依蘭運布，五分錢一尺，做了工換，就一毛錢一尺，老百姓說：「窮人流盡滿身汗，劉家燒鍋不漏一點湯。」

六、「劉溝券」頂半價：民國七八年，他爲了更從經濟上完全控制老百姓，出了一種使用於從勃利城到劉家屯四十多里路的「劉溝券」票子

支工賤買糧食，來往交易，進收是銀糧，支出是「劉溝券」，票子規定換貨不換錢，這樣所換的東西，錢買一百，票換二百，支出回去就剝削一半，因此群眾說：「劉溝券頂半價，治的窮人真可怕！」

七、雇零工壓工行：他每年所雇用的零工，自己在他大院裡定低價，一般市價每天五十元，他把零工趕到院子，幹上一天，只給四十元，誰也不敢說不行。

八、四個老婆齊賣炕：劉子安兄弟四個，有四個老婆，也是剝人血汗的能手。她們分了工：老大婆勾上了給他管理燒鍋院子的徐管院，給她幹了二十三年，窮光光的跑出來，白白下了半輩子力；老四婆勾上王永吉，是他家打頭的雇工，爲此，八年多沒有得到一點東西；老三婆勾上燒鍋的韓二櫃；老二婆是和抗活的亂勾搭。誰在他家幹活，四個老婆就靠上，下够死力氣，別想帶出一個錢。更無恥的是：一個姓郝的先生，給他教學，幹了三年多，沒有算賬，忽然一夜四老婆跳到姓郝的炕上，同時四周槍刀

圍上，就說：「捉姦」，逼的郝下了半夜跪，天不明，光光的偷跑掉，丟下自己不少的東西。群眾都說：「劉家燒鍋的老婆可厲害，雁過也拔光毛！」

九、賣大煙、放賭局：偽滿他依靠特務的勢力，在勃利城開着大煙館，家裡賣着大煙份，提握着煙票，從日本人手裡四毛五領一個煙份，就賣二元多。劉子安的三弟劉蘭亭，是個流氓，民國十年後，專管在家裡放寶局，弄牌九，給他幹活的燒鍋油坊的裡外人，都跑不出他的賭場，幹上一年，賭上幾天就淨身而出，全屯的群眾在他賭場有的賣了姑娘，有的賣掉房子。八一五後放了半年局，就剝奪了群眾十多萬元。年年開大局，成了他家一門好營業。

十、搶雇工弄佛教：康德八年，老薄待在地裡打了一隻鹿，劉蘭亭硬搶了去，賣了二三十萬元。劉子安的小老婆信佛教，欺騙群眾說去過「五台山」，說：財主過的好是「老佛爺保佑的」，窮人是欠「陰曆債」，應

該受窮。這樣欺哄群眾，把階級意識模糊起來，以迷信達到他思想的統治。同時借佛教要群眾參加，進一個要拿二斗大米，並說印善書，也叫群眾拿錢，這樣小老婆剝削到很大的一部份財富。

四朝代的皇上狗

劉家燒鍋在政治上：滿清、老中國、偽滿、八一五後這四個朝代，都是皇上的狗，不但統治着本屯，甚至統治了從勃利到東安的「東北路」，劉子安在滿清是欽差的乾兒子，劉蘭亭在老中國作過勃利縣騎兵營的連長，偽滿康德六年後，劉蘭亭夫婦變成了日本從勃利到東安路上的大特務，日本人每天給他半斤大煙的供給，專調查和破壞抗日聯軍，在他的手裡，慘殺了二十多個抗日聯軍。八一五後，劉子安的兒子劉樹春，參加了國民黨，負責組織宣傳工作，進行反動宣傳組織地主，堅決反對群眾的土地改革。在這樣的統治下，拿着窮人命當玩物：有一個給他放豬的小

孩，他用繩子捆起來放到荒草裡叫蚊子咬，說能咬過一夜，給一壠地，結果晚上小孩被蚊子咬的滿身疼腫，血出而死，孩子的父母哭都不敢就掩埋了。

劉家燒鍋四十年來都作的是殘酷剝削窮人，毒害工農群眾的大壞事，並因此而發了一筆大財。他家的罪惡還不僅這些，以上是群眾記得的，由於他來的時間較長，不少群眾還不太熟悉，因此只反映出這一些來。

大地主劉陞的發家史

依靠敵偽起家逼死十三條人命

達子營惡霸大地主劉陞，原籍哈爾濱南雙城堡人，光緒廿七八年時，他父親劉占英來到達子營。起初給李廣生家看窩堡，後來把大姑娘嫁給了李廣生的大兒子李春陽，李廣生給了劉占英半方地（二十二垧半），生活從此算有靠了。九一八的時候，他家裡已積下了三四十垧地。

一、他的發家過程

偽滿康德三四年間，日本鬼子有個聯隊長小林 靜一帶隊在達子營駐防，劉陞即乘機勾搭上了，讓小林住在他家裡；他有了仗勢，更是大抖威風，所有的人犯啦，事情啦，都是他說了算。『小林是小鬼，劉陞是閻王

爺」，這兩句話已在老百姓的口裡傳了好幾年啦！那時候，有了人犯案子時，小林就問劉陞，他說這個人是好人，小林就給放了，劉陞若不吱聲，或哼一聲，就拉出去槍斃了！例如楊家崗的楊老八，爲小學校的事情與劉陞起衝突，實際楊家崗到達子營相離七八里路，劉陞硬要楊家崗的小學併到達子營小學裡，原因是企圖獨吞些好學田地他自己好種；但是楊老八不答應，劉陞和小林說，把楊老八給槍斃了；此外還有爲偷牛盜馬的案子，叫他稀哩糊塗給殺了十多個。

僞康德十二年春天，要開始春耕時，打頭的（雇工）丟了一條棉褲，說是叫老李頭（他家雇的更館）偷去了，也沒調查，他就出邪法來威嚇：使一個硯台研好墨，叫所有的伙計去摸，要是偷的人，一摸就摸到手上，沒偷的人，怎麼摸也摸上。老李頭本來年歲大些，又沒有主意，怕摸上了，就偷偷的到他後院大樹上吊死了。據說這條褲子實在不是老李頭偷的，乃是劉陞將他逼死的。劉陞共害死了十三條人命，這就是他發家的主要原

因。

二、殘酷的經濟剝削

一、馬換人工：在每年春耕時期，小戶都沒有馬力，有的和他換工，他說：『我的馬力氣大，一個馬工頂三個人工。』但是小戶爲了生活，也只好換工種！如給老張家換工，在一開始耕地時，張打頭的就給他種地，及至老張家問他要種地時，他說：『我的二百來畝地還沒種完，你就一畝地忙什麼！』直至過了芒種五六天才給他種上，結果張打頭的這一畝地，到秋天連一個粒也沒收到家，白搭了年工。

二、工資問題：凡是給他做活的工匠，不能隨便使錢，總是說：『等兩天糧食漲價，賣了糧食就開文。』

三、叫工夫跳行市：如工價三十元，他說我給三十五，把工夫匠都拉去了。實際到開工錢時，仍照卅元開，工夫匠也不敢和他爭論，只好吃啞

叭虧。這種跳行市辦法，連中富農都受很大影響。

四、下套子使手腕：種地時對小戶說：「你們沒吃的，向我要，只要你們都給我剷地，拿工錢頂。」可是到算賬時，糧食照漲價算，工錢照賤價合，小戶也只得吃啞叭虧。

五、放高利貸：每到春天時，小戶都缺吃的，他就乘機放糧，春借出一斗，秋收一斗半或二斗，放糧時還要挑挑人家，若是老實有信用的人家，還可以借出來，否則想借一個粒也不行。

六、每到夏鋤時，全小學校的學生都得給他去剷地，否則就念不成書。

七、發洋財：偽康德六七年時，小林轉到佳木斯，給他介紹到東南崗三〇三部隊，當陸軍御用達商，乘此機會，他開豆腐坊、油房、磨房、煤廠，上下江搗經濟，到偽康德九年時，就把家底子治起來了，土地買到三百垧，牛馬三十餘頭。

三、政治壓迫

一、他當屯長、村長，和給三〇三部隊當買辦後，達子營一帶的老百姓，出勞工、出車馬，他家却從未出過一次，有了甚麼義務，都分派到小戶的頭上。

二、尤其在配給品和偽春耕貸款上，他說給老百姓多少就是多少，如放豆油、燒酒，每斤要扣二兩（說掉秤），洋煙也要留一半（說留着招待官廳），可是化錢都由老百姓來攤派。

三、春耕貸款領回來，如一垧地放三十元，他回來只給老百姓廿元。

四、出荷糧：每年春耕調查，小戶種一垧就是一垧，他家種二百六十垧，只報三四十垧，黑下的糧，交『報恩出荷』，但偽滿的『報恩出荷』有便宜，配給品又好又多，還有特別獎勵，他對於這些有利條件，自己就獨吞了，一般老百姓對配給東西和獎勵金一點也撈不着。

總而言之，他的發家，起初是用大姑娘換來半方地作本錢，以後全靠敵偽勢力來欺壓老百姓，剝削老百姓而發財的。

惡霸地主喬玉柱的發家史

太平川人民的一幅血淚圖

湯原太平川惡霸地主喬玉柱住着太平川最漂亮的房子，娶兩個老婆，（一個老婆是霸佔的），這種養尊處優，驕奢淫佚的生活，是由殘酷無情的剝削勒索勞苦人民，以及勾結敵僞，極端反動地殘害進步勢力當中建立起來的。

喬玉柱的發家史，不過十多年。九一八前五年，他們家由昌圖分種地靠欺騙方法（瞞產量少交租）得利搬到太平川時，不過才只有兩輛馬車、一輛牛車、買地卅畝，九一八事變，喬勾結地方反動勢力，掌握反動武裝（保衛團），堅決反對當時的抗日武裝紅槍會，後又勾結敵僞，血腥鎮壓

抗日勢力；另一方面則殘酷壓迫剝削勞苦人民，喬乃因此致富。

開始喬集股設糧棧，共集廿股，每股廿石大豆，喬自入一股，當掌櫃的又算一個身份股。其餘股份多係喬的隣居及勞金挨湊集成。開張後，其他股東要用錢，喬用糧棧資本放債收秋豆（十分利），這樣逐漸將其他股本轉變為債務人，而喬本人則可隨便動用糧棧款項。不數年間，其他股東因受重利盤剝，股本悉數轉歸糧棧，喬本人的二股則越來越大，終將整個糧棧捲入私囊，喬乃自此發財，買地買馬，躍居首富。

喬爲人驕橫殘暴，其親姑母拔了他四頭蒜，被他遇見，將蒜一拔奪過來擽在地上，憤憤而去。喬又會將某姓小孩（因摘他兩穗包米）網綁墳地一夜，直至把小孩駭死。其待人，張口便罵，並會罵其親爹，隣右見之莫不側目。

有農民周某與妻兩口勤勞度日，喬見周妻美，乃身藏櫓槍，趕開周某，勾引周妻強迫成姦。二年後，硬給周某二百元作路費，將周某趕跑，

喬於是娶周妻作小老婆。

喬一家全不勞動，其剝削勞金殘酷已極。李祥爺兒三個因欠喬兩石黃豆，給喬抗活十來年，直至李祥累死，債務仍未還清，還欠了十二石豆債，直至八一五事變，喬才以「給二繩板子，再白趕一年車，把豆債拉倒」的條件作罷。初李祥給喬家抗活，春天缺吃穿，乃將勞金工資掙的秋豆賣給喬玉柱（半價），秋後又向喬借豆二石供家用，次年李乃決定爺兒三個全給喬抗活還債，到春天又賣秋豆給喬到冬算賬，不但二石未還清，反而欠了四石，下一年麥賤，將四石豆改作一石小麥，以後麥貴豆賤，又改作豆債，這樣豆改麥，麥改豆，利漲利，賣秋豆，使李祥等掙的勞金錢，白被剝削去一半，債越來越大，終至於十二石豆直至抗死，債仍未還清。喬對勞金多用此法以加重剝削。此外還用無限止地延長工作時間的辦法，剝削勞金。收秋時，鷄不叫便下地，到地裡地燃秫稻兩節，即需好裝一車，早飯前拉回四趟。平時則擲下飯碗便得下地，否則非打即罵。因

此誰也不願給他抗活，但不抗活又不行。有馮老四因苛毒，上工時不定，工資說：「以後看大行給你定。」但以後却盡看小行，馮欲辭退，但下工後不到五天，便受喬調理，被派到南又作勞工去了。

喬在政治上則反動已極。「九一八」後，太平川北部興起紅槍會抗日，喬等即組織地方保衛團，勾結日寇與之對立，太平川老宋婆的兒子參加紅槍會，回家省親，被喬扣押，欲加殺害，老宋家跪哭求饒，喬置之不理，終於親自下手，將宋槍殺。黃有曾領導紅槍會抗日，因家小在太平川懼受喬害，不得已將愛女許給喬之上弟結親，以求蔽護，但喬性不改，死心與抗日勢力爲仇，終至黃有逃亡（後抗日死），黃女鬱鬱以死，黃家流散，至今群眾仍爲黃惜。

抗日興起，太平川一帶保衛團多有分化投奔抗日的，喬之至友張成福任抗日聯軍六軍×師長，與喬來信欲求資助抗日；喬不但置之不理，且於偵得抗日軍駐地後，親率反動武裝襲擊抗日軍。後抗日軍爲鎮壓地方反動

武裝勢力，乃將喬家包圍，喬仍據頑抗，後抗日軍攻入，喬隻身得脫，奔赴湯原與大特務王秘書住一屋，充任特務，更死心與人民爲仇。喬本人常到東門，幫助敵人偵查行人是否抗日份子，將地方抗日份子向敵報告。當時太平川一帶群眾均不敢隨便進城，卽或進城，亦不敢自報太平川人，喬又用傅木匠王保等充其特務腿子，常到太平川一帶領着敵人抓捕抗日份子，抗日份子前後死於喬玉柱及其腿子傅木匠王保手內者，不下數十人，抗日軍恨喬入骨，曾懸賞千元抓喬。

待抗日運動受到嚴重摧殘，敵僞統治鞏固，喬便回家。喬等八人（地主）乃與太平川警察以所宋所長換帖，喬此時又會聯絡宋所長派官工，給喬玉柱地頭搗爛，將水道由已地引向王家店地，將王地沖毀，王未敢言。此後，喬等反動地主與敵僞勢力乃密切結合，以鎮壓抗日進步勢力，削剝壓迫窮人，抗日份子均被迫四散逃亡，人民過着暗無天日生活。此時喬之剝削壓迫辦法，由敵僞的支持，更形殘酷。喬亦更爲發財，喬於

康德十一年時，曾代表湯原漢汗地主到新京開會。

直至去年夏發動群眾時，喬乃偽裝開明，實行獻地，將壞地獻出，以後經二次鬪爭，分了他的地，又將家底子分散隱藏，其子侄亦投入貿易公司等部門，一亦稱病常閉戶不出，偽裝老實，對各種受害人利誘威脅，並加以麻痺。但在此次深入鬪爭中，群眾將他的偽裝陰謀擊破，把他那血腥的獍豸面目暴露出來，在政治上經濟上澈底予以清算，並於八一五紀念日，將喬公審槍決，太平川人人稱快。

